

日本鬼子

——军医的露天解剖

小美野义利

(战务班长 宪兵曾长)

这是我在1940年9月上旬，奉新京^①宪兵队长近藤新八大佐的命令，在市内新发路宪兵队军官宿舍附近，对逮捕的三个中国工人直接犯下的罪行。

虽说是9月，仍然是灼人的暑热。用混浊的呆滞眼神浏览着报纸的特高股长小林少尉，把手伸向电话，拨动号盘。

“啊，是大尉吗？日前决定的事，今天做，合适吗？……好，那么等着！”

咔嚓！他把电话听筒一扔，叫着常跟在身边的小美野伍长，命令说：“今天要干了，准备好！”

“国民党地下组织的三个嫌疑犯，什么也没有交代，终于决定要秘密地处理了。”回到屋里的小美野一边傻笑着，一边摩挲着胳膊对桐原军曹说。

“哈哈……你，想杀吗？哈哈……”太田曹长显出轻视人的样子，大笑着说。

午后的阳光逐渐西斜，两辆汽车箭一般飞驰在大同大街

^① 伪“满洲国”建都长春，改名为新京。——译者

上。

在前面车上坐着今天的指挥官小林少尉和山垣内翻译，再加上宪兵队司令部的小笠原军医大尉和土仓卫生曹长。紧跟在后面追逐似的奔驰的是太田曹长驾驶的车子。在这辆车中，穿着通红的长靴、握着日本刀的小美野伍长，和按着倒俄刺竹剑的桐原军曹，好像是踩在背手绑着的三个中国人身上进行押送，可以看到很刺目的套在左臂上的白地红色“宪兵”二字。

“就要到了。让你看看我的本领！”

小美野出发前，太田和桐原嘲笑说：“尽管是剑道三段，恐怕也不能把人头高明地砍掉吧！”小美野对这句话非常生气而又没有办法。同时，他也担心杀不好，感到焦躁不安。

车子卷起沙尘，在人烟稀少的郊外大道上向南岭疾驶。不一会儿，发出咋的一声，停在齐腰深的草丛旁。

急不可待的小林少尉对一下子跳出来的小美野抬了抬下巴。

小美野对拥挤在狭窄车中的中国人高喊：“下来！”然后抓住他们的后脖领子拖了出来。

三个人都是经过几十天严酷拷问，饿着肚子，转动着敏锐的眼睛，摇摇晃晃地下来的，但是，急转过来，眼光往四周一扫，六只眼睛刚敏捷地一碰，就感到周围的空气紧张。一个十八九岁青年的喘息声逐渐大了起来，带着压制不住的怒火，厉声喊道：“我国际运输的干（我在国际运输干活儿）！”他步步逼近前面那威然而立的小林少尉。

小林少尉结结巴巴地说着“唔”，后退了一二步。在旁边的太田曹长立刻喊道：“这个混蛋！”朝青年踢去。青年

嘤的一声仰天倒下，但是立刻站了起来，挺胸瞪着小林少尉。

“支那猪猡，还过来吗？”

桐原军曹用倒钺刺竹剑使足劲儿狠抽下去，竹剑弯成弓的样子抽进青年的肉体。在青年的面颊上倏地鼓起了大大的紫色道子，从嘴角到脖颈淌着鲜血。青年咬紧牙关，“呸”的吐出一口血后，愤怒地哆嗦着想要抬起身体。小美野也呆不住了，突然靠近，像要挫服他似的一脚踢去。随着“啊”的一声，青年一头栽倒在地，鲜红的血从鼻子和嘴里喷了出来。看到血后越发疯狂的小美野还要踢。这时，在旁边的中国人像要把小美野的耳朵撕破似的突然尖声喊道：“鬼子不干（畜生，别打了）！”

小美野的脚好像一下子被钉住了。对他的暴行不能忍耐的一个40岁左右、有着结实体格的男人，使劲迈前一步。

“畜生！什么叫鬼子？……”小美野向这个男人的脸、胸胡乱踢去。此时，在40多米远的前面挖好坑的山垣内翻译和小笠原军医回来了。瘦削的身材，洼抠脸儿，在尖尖的鼻子上架着无框眼镜的小笠原军医大尉，把单薄的嘴唇一张一合，惊慌地喊道：“再不要动手了！弄伤了或是弄软弱了就不好研究了。”

山垣内翻译一边靠近太田曹长，一边接住捆中国人的绳头说道：“挖坑就挖出四具尸骨，这一带是杀了不少人的地方呀！”

像种猪一样肥的太田曹长环视一下四周说道：“据说建国^①时这里每天有几十个中国人被砍头，在哪里挖都是人骨。”

^① 指伪“满洲国”建国。——译者

小林少尉高喊道：“喂，从那个年轻的家伙开始收拾！”然后与小笠原和土仓一起走向挖坑的地方。

小美野走近那个要把流出来的血弄掉而抖动着头的青年，连续使劲把他背着的手往上反拧，猛推到挖坑的地方。

四具尸骨令人厌恶地躺在坑前。坐在那里的青年，用力抬起满染血污的脸，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沉下去的夕阳。被这种平静姿态所威压，太田和桐原一边以嗤笑掩饰尴尬，一边看着小美野。小美野想起出发前的话已经失去平静，突然拔出日本刀，在小林的脸旁说道：

“少尉，可以干了吗？”

小林看到小笠原军医和土仓卫生曹长拿出各种解剖器械，便慢腾腾地走近那青年。青年刚一站起来便“呕”的向小林吐出一口血痰。

小林“呀”的叫了起来，惊慌地踉跄后退，衣服粘上了一块带血的痰，脸上一下子变成土色，尖声高喊着：“这个畜生！哼，砍！”

步步逼近的小美野，咔嚓一声把青年的头砍了下来，骤然间喷出来的热血染红了草丛。小美野随即把面前残缺的躯体踢进了坑内。他完全因震惊而头脑发涨，血往上涌，对着桐原军曹拉过来的40岁左右的中国人，在刚想说“把这个家伙也给砍掉”的一瞬间，便把带血的刀挥动砍下。

这个中国人重叠地落在坑中青年的尸体上，还没有砍掉的脑袋扭转过来，每漏出嘶嘶的一点气息，黑红色的血就咕嘟咕嘟地流出来，眼睛死盯着往下看的小美野。带上血的尸骨阴森可怕地排列着。

“啊！”小美野惊叫起来，像要推开什么似的，拼命挥动着双手，总觉得扭转着的那个头颅越来越大，要往自己身

上压过来。

“嘿，顽固的狗东西！”

他一边喊叫，一边捡起脚下的石头，发疯似的对准砍口投去。

“混蛋，今天晚上可以下手了！”旁边的太田和桐原互相看着傻笑。

山垣内押着的三十五六岁的中国人，撕得破烂的上衣露出气得哆嗦的红铜色的厚肩膀。

小笠原军医好像在说“这次该看我的了”，指着因血湿得一塌糊涂的地面，吩咐小美野说：“在这里给我铺上草！”

桐原和小美野铺满了草。土仓卫生曹长拿着注射器站了起来。

“叫他在这里躺下！”

小笠原军医一边擦着眼镜，一边向山垣内和小美野使着眼色。

那两个人高喊：“到这边来！”不管是拖还是拽，中国人的脚都像陷进地里似的一动也不动。太田曹长一面吼着“走”，一面用刀背狠打着他的小腿。

从后面被敲打的中国人突然摔倒了。桐原和山垣内抓住他的脚脖子，拖拖拉拉地拽着。被愤怒的中国人砰的一声踢到腹上的桐原，像是要掉进充满血的坑内，“啊”的一声惊叫起来。

“反抗吗？”小美野喊叫着猛扑上去勒紧了中国人的脖子。桐原拾起扔出去的竹剑，“这个也让他受受！”对准辜丸狠打下去。

中国人“喔”的低沉呻吟，急速蜷曲身体，忍受着痛

苦。在小笠原军医的暗示下，小美野、桐原、山垣内、太田四个人像被弹起似的扑上去抓住了他。

在被卷起衣服的右腕静脉上，扎进了闪着银光的毒针，小笠原军医的纤细手指在微微的颤抖中推进了。3秒、5秒……毒素一会儿便浸入了体内。

男人“呜呜”呻吟着，愤怒和痛苦使得他嘴唇哆嗦、痉挛，逐渐苍白起来。用冰冷的蛇一样的眼睛死盯着他的小笠原军医，用眼神向土仓曹长示意，像是对小美野说让那男人张口，拿白色纸包蒙住脸。小美野在紧咬着牙不张口的男人嘴里插进棍子，强行撬开，土仓把白色粉末毒药倒了进去。那个男人的痛苦达到极点，疼得弯曲全身，想要压制腹部和胸部的痛楚，拼命反转手背，但是每用一次力，反而使麻绳深深陷进手腕，从紫色肿胀的地方渗出血来。

军医的薄薄嘴唇上浮现出冷笑，一面看守着这个男人，一面看着表。25秒、30秒……男人咕咕地想要呕吐，哇的吐出血来。他喘了一口气，用闪光的锐利眼睛盯着军医尖声喊道：“鬼子！日本鬼子！”头发一根一根的倒竖起来。四个宪兵苍白的脸互相对望着，惊惧得呆立不动。

中国人痉挛地抽搐着身体，完全不动了。

小笠原军医想要用手术刀从胸部切到腹部，但是因为忘记带来大型手术刀，稍微犹豫了一下，一边对小美野说：“喂，用刀把这里给我切开！”一边用手术刀啪啪敲打着中国人的胸部。

小美野用带血的刀在乳部的上端噗嗤扎了进去。小笠原操持的手术刀噗嗤向腹部切了下去，接着，从相反的方向再切。然后，小笠原军医带上白色的橡胶手套，开始把腹部切碎。

夕阳已经沉没，天快要漆黑了。在土仓准备好的蜡烛照耀下，六个人的脸色紫黑，抽搐，痉挛。军医伸手把切开的肋骨咔嚓咔嚓地拆下来。骨头下面那满是血的内脏，在蜡烛的亮光下陡然露了出来。军医轻易地插进两手，在当中搅弄了一会儿，取出红黑色像血块似的东西，在发红的眼睛前出示道：“这是肺脏。”在熏人的血腥臭味中，六个人不由得把军医的脸和橡胶手套上托着的肺脏相比较。在挺直的尖头便帽下，笑得像抽筋一样的发青面孔，并不是人的形象，而是一只带血的野兽。

咕嘟一声咽下唾沫的桐原尖声喊道：“混蛋！刚才还那样讨厌地胡闹，现在就老实了。”

“请您再把别的地方给我看看，军医先生。”小美野装腔作势地喊道。但这个声音却像卡在嘶哑的嗓子里。

军医把肺脏砰的一声扔进血坑里，又用沾满鲜血的橡胶手套在肚里开始搅弄。

没有一声咳嗽，在令人难受的沉默当中，只听到咕嘟咕嘟搅动内脏的声音。胶皮手套突然停止，军医激动地声音发抖地尖叫：“活着！”小美野的心突突地跳了起来，不由得往坑内望去。

但是，在成为血海似的坑里，惨白的月光照耀下，只是躺着两具惨死的尸体和四具骸骨。吓得打了一个冷战的小美野，耳里听到不知所措的小林少尉的声音：“什么活着！傻瓜。”

“哈哈……”太田曹长突然发出茫然失措的笑声。

“军医先生，断气已经20分钟啦，还有那种荒唐事吗？”他勉强大声喊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的确还活着。你看这个！”

军医指着掏出来放在手掌上的心脏。

“喔，的确在动！”14只眼睛恐怖地战栗着。在朝鲜和中国东北有20年宪兵侵略生涯的浸透着很多人鲜血的小林少尉脸色黝黑，毫无血色。七个人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眼睛所看不到的中国人的反抗力量，都不作声，好像被迷住似的盯着那心脏。

“啊，回去吗？”桐原说。大家像被弹起来似的正要活动。

“稍微等等！平时也需要一个星期的解剖，现在再干一会儿。”军医又蹲下来，把手伸进尸体肚皮里。

“你们是砍活着的人的头，而我可是玩弄死了的人。嘻嘻……”笑着的小笠原军医的脸，在蜡烛光下像恶魔一样晃动。

“噢，这是膀胱。”“这是肝脏。”“这是胆。”

在军医手中接连不断切割的这个中国人被齧割了。

周围充满血腥气，骤至的夜色把这些魔鬼紧紧地包围住了。

“该回去了吧！”

难于忍受的小林少尉给山垣内使了一个眼色，向东方走去。军医仍然固执地想要干下去，但是因为大家都要溜掉，只好遗憾地轻蔑地看了一下。

小美野、桐原拖着腿，把割碎的尸体扔进了坑内，急忙把土盖好，像逃跑似的回到汽车里。

“喂，开足马力！”

载着鬼子们的汽车在灯光闪烁的新京街头疾驶着。

旧部队名：关东军第一特别警备队二大队本部

笔者的片言只语（1982年7月）

这篇文章是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战争嫌疑犯被拘留的时候所写的。现在回过头来看，对于当时的上司和同事的具体描写，也许有欠准确的地方，谨在此表示歉意。

但重要的是，我在任职的时候，对很多的中国人曾给予难以言喻的困难和痛苦。现在想起来实在抱歉。我在表面上老实，但在内心却想，这都是在长官的命令下干的——并没有谴责自己的心情。

中国的谚语说：“牵牛到河边是可以的，但是强捺住牛脖子喝水是不行的。”

当时我想，我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样自我宽慰，因而把所有责任都转嫁给战争。

现在，在对自己犯下的罪行由衷进行反省的同时，我认为必须制止再次引起战争。我本身也打算要为曾经受过苦的很多人们，为了和平，贡献自己的余生。

（小美野义利）